

# 白蕉书画遗珍

## 白题诗卷

何民生 主编

静者能动者用体生法  
为用生之立心为静虚  
为用实多虚体虚为实  
用体静而用动实处而  
虚行用体用之用互有  
消息则动静虚实之际  
无回折矣 卷一



白蕉书画遗珍

自题诗卷

何民生 主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蕉书画遗珍——自题诗卷 / 何民生主编.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7-5326-4215-1

I. ①白… II. ①何… III. ①汉字—法书—作品集—  
中国—现代 IV. ①J222.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38629 号

### 白蕉书画遗珍——自题诗卷

何民生 主编

策划统筹/刘毅强 审 定/曹大民

责任编辑/赵寒成 钱莹科 装帧设计/周仁维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辞书出版社出版

200040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 www. cishu. com. 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www. ewen. cc

上海界龙艺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1/16 印张 4. 75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6-4215-1/J · 437

定价: 120. 00 元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21-58925888-361



白蕉先生造像 蒋兆和先生作

## 序

### 人品与才情齐飞 书画共魏晋一韵

#### ——纪念白蕉先生

白蕉先生，一九〇七年十一月三日，生于上海金山区张堰镇的一个中医世家。一九六九年二月三日，在“文革”中遭迫害罹难，享年尚不足六十二周岁。

在先生病危时，曾连送三家医院都遭拒收，原因很简单：“红卫兵”在他的病历卡上，用浓墨醒目地写着持卡人系“牛鬼蛇神”。当年先生用的手杖上同样也醒目地写着“牛鬼蛇神”的字样，并被勒令不许清除掉，必须天天用这根手杖到单位报到，接受批斗。但这世上毕竟还是有好心人，感谢那天华山医院急救室的工作人员，冒着风险，为他作了简单的救助。

在急救室寒冷阴暗的过道里，先生的灵魂在死亡之门前作最后的徘徊，我无从猜测他内心的感受，但愿他走得平静安详，因为病危前一星期，他在恍惚中常常喃喃自语“快了，快了”，似乎是在期待着什么。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什么值得他留恋的了，他无需再在这个已经容不得他的世界里继续挣扎、煎熬，死亡是超脱的唯一途径。一个一生热爱祖国，热爱自己的民族，热爱传统文化中的精粹，热爱生活的灵魂，就这样含冤走了。

这种回忆像是梦魇，挥之不去，又动弹不得。常让我联想起了张伯驹先生逝世时相似的场景，老舍先生跳入太平湖前的刹那间，傅雷先生夫妇在地板上铺好棉被，搬上凳子，站上去套好绳索，将凳子踢翻的那一刻……这大概就是中国有良知的文人在那个时代的命运。但也正是这种悲剧，使他们的人品、形象更为丰满，他们有资格被称为中国文人的脊梁。这一切，一个没有经历过的人是很难想象的，但愿这一切将永远成为历史。

林语堂先生在他的《年华渐老》一文中，从文人的角度，对人生与社会作了透彻的解读：“寿命使大家平等如一——贫富贵贱都没有区别。生死造成平等”；“功过将留存世间，无论毁誉，我们都听不到了。”

白蕉先生本姓何，名旭如，字治法，号复翁。小名菊馨，字馥、号远香。别署甚多，诸如右军私淑弟子、献子、醉乡侯、养鼻先生、懒汉、兰王、大华一秃、无闻子、云间居士、云间下士、线上人、不入不出翁、北山公、虚室生、仇纸恩墨废寝忘食人、焦老头、瞎尊者等。斋名有：未济庐、济庐、求是斋、日损斋。这些别署与斋号反映了他各个时期对艺术的志向、追求，对人生的感受以及生活状态。也反映了一个人成长的过程——对艺术，对人生，对自己解读的过程。

他的小名早就不用了，只限于熟人与家人间。名与字大概也止于二十岁，取而代之的是白蕉这个名字，终其一生。人们猜测，他用白蕉这个名字，是因为听起来潇洒、浪漫，这确实是原因之一，而这个名字的诞生过程，才是真正的原因。这个名字体现出他的个性，更体现了他追求自由的精神。

白蕉这个名字见证了他的初恋。这个名字的原型是一朵直径约三四厘米、我并不认识的小白花。是他初恋的少女亲手送给他的，夹在一本没有任何文字的空白册页中间，白花已经几乎隐没在泛黄的纸色中。册页没有文字，或许是因为要说的话，已经在他二十岁时出版的白话诗集《白蕉》中已经说完；或许是时过境迁，现实生活让他的初恋之火已经熄灭，更为成熟了；或许如他曾说过的那样，在一次回乡的小轮船上，远远见到初恋的伊人，那世俗的样子与以前截然不同，让他连打个招呼的意趣都没有了，已经无须在册页上

留下任何文字。留下这朵花，也许只是因为它见证了白蕉这个名字的诞生，看到这朵花的心境，也许像听到小提琴独奏托赛里的小夜曲，——一泓平静的池水，泛起一阵涟漪。

白蕉这个名字，见证了他与封建包办婚姻抗争的决心与激烈的程度。因为父母坚决反对他的初恋，原因是门不当户不对，包办婚姻对方的家庭背景是小官僚，硬要将他们认为合适的人强加于他。于是乎，这位闻名乡里的孝子遂废姓，用上了白蕉这个名字，并用了一辈子。他有一方自镌的闲章“有何不可”，意味深长。他当年写下的以“良愿”为题的诗作，见证了这激烈的情绪：“语君有一言，有目徒研史。丈夫不读书，器小藐端士。生年十七八，当为无赖子。宁顶长者惧，遑恤人不齿。浪荡行不归，交亲忘生死。一朝据要津，万人侧目视。亲交以之荣，怜闺媿轻始。”当抗争激烈到要出意外时，三方终于达成协议，前提是白蕉先生不与初恋的人成婚。此协议使白蕉先生的第二次婚姻成为必然。我非常同情白蕉先生的第一位夫人，她是封建包办婚姻与封建礼教的受害者；也非常同情白蕉先生对抗封建包办婚姻，因不被理解，一生在精神上遭受痛苦和打击，他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第二次婚姻时，叔厓（钱瘦铁）先生为白蕉先生刻了一方“丁未白蕉复生”的印，“复生”这个号便开始使用，年长而改为“复翁”。唐云先生特为他画了结婚证书。徐悲鸿先生特画了《双清毛竹图》为贺，并题了一首充满期望，又怀有朋友真诚告诫的诗：“岂只留双影，相期耐岁寒。莫同闲草木，只为热中看。”而白蕉先生收到后十分高兴，即在画轴的绫边赋诗一首：“午枕花前醉后回，眼明一翰故人来。是何笔力雄且杰，为想诗情郁更开。天壤要留双竿在，霜雪未遣一心灰。江南妖梦何时了，长使云间把酒杯。”诗的后半部分显露出他对时局的无奈、失望与痛苦。而好友邓散木先生则送了

“大吉”与“花好月圆”二印为贺。从婚后白蕉先生为夫人金学仪画的大量梅作题跋来看，红袖添香，夫唱妇随，琴瑟是和谐的。从婚前白蕉先生写给金学仪女士的许多情诗来看，他们确实是自由恋爱，情感是真挚的。

白蕉这个名字还见证了文人的一段情谊与雅趣。一九五三年，白蕉先生在上海美术馆的仓库中，发现了老友蒋兆和先生的力作——半截《流民图》，他深知蒋先生这幅画的意义和价值，随即将这已经霉烂的半截《流民图》送去修裱。之后亲自送往北京蒋先生处，并顺道去见老友徐悲鸿先生。老友相见不胜欢喜，悲鸿先生提议去见白石老人，这也是白蕉先生的心愿。与白石老人畅谈后，悲鸿先生代白蕉先生求画一幅。白石老人欣然命笔，问：“画什么？”悲鸿先生非常了解白蕉这个名字的来历，说：“就画白蕉吧！”白石老人略一沉吟说：“这蕉好画，白难画，就画芭蕉吧。”白石老人运笔很慢，画面的芭蕉叶显得很厚重，茁壮而有生机，白蕉先生很是喜爱。画毕，白石老人仅收了十七元的润笔，非常客气。白蕉先生回沪后，随即请人托裱，配了镜框，挂在墙上观赏。一日吴湖帆先生来访，看见《芭蕉图》并听了这段故事，便自告奋勇说“蕉兄我来画白蕉”，数日后便送来了。一黑一白，相映成趣，留下一段佳话。

“人之初，性本善”与“人之初，性本恶”，这对从古争论到今的命题，至今似乎未见定论。但这种争论绝对是有裨益的，它使人们更清晰地了解人性中两个矛盾着的侧面。西方的谚语说得更为直率：“人有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自私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但一旦过了头，就成了万恶之源。野心、赌性、惰性、贪婪、残酷、虚荣、傲慢、冷漠、忌妒、欺骗等等都是自私的表现形式，都是由自私过了度而发展成恶的结果，成了人



墨蕉图 齐白石作



白蕉图 吴湖帆作

性中的弱点。所谓君子、圣人，其实只是他们在不同层面上压缩了人性中自私的一面，放大了利他的一面，展示了人性中的真、善、美，形成了人格魅力。他们的内心充满了仁爱，而仁爱恰恰是德的核心。

人性中善的那一半，主要成分是真、善、美。真是根本，是先决条件，有了真才可能有善，有善，才可能有美这个结果，美的结果往往会激励人们去行善，形成良性循环。就人品而言，真是仁爱之心，无与贵贱穷达；真是内因，是发自内心的上进心；真是热爱生活，尊重生命，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善是实践，有了仁爱之心，才会注重道德、学养；有了道德，才可能去行善。因为行善，受到尊重，关系和谐，为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美是自然的结果。但这仅仅是理论上，在正常环境中。因为人人都有做好事没好报的经验，社会是复杂的。但这恰恰是一种考验，是真爱与否的试金石。爱是奉献，它的价值在于它的自身，而不在于它的结果。毛泽东曾说过：“一个人做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白蕉先生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将真、善、美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真体现在日常生活中，是自然，不虚伪，不作秀，展现给别人的是一个真实的我，而不是像鲁迅先生笔下所写的某些人，出门前挑一个面具。书画中的晋韵，如果没有真是很难得到的，所以能展示完美魏晋风韵的书家不多见。

白蕉先生出生的年代，中国正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下，一部用血与泪写成的近代史，时刻在刺痛着中国人的心。内忧外患，黎民倒悬，水深火热的日子，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强烈希望国家强盛、百姓安宁的种子，成了他一生爱国的原动力。白蕉先生短促却又精彩的一生，都是在战乱与动荡中度过的。他的一生经历了北伐战争、军阀混

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公私合营、“三反”、“五反”、“反右”、三年自然灾害，以及“文化大革命”。恶劣的社会环境，短促的人生，像是老天刻意给白蕉先生设置的考验，而白蕉先生以他的人品与才情，坚持人性中真、善、美的一面，战胜了残酷的现实，让平凡短促的生命结出了不平凡的硕果。

虽然“百无一用是书生”，但他还是尽自己绵薄之力，为这个国家和民族做了一些实事，虽微不足道，但表达了一个文人的心和一种态度。无论时局如何动荡，环境如何恶劣，他从未动摇过。

他信仰孙中山先生提倡的“天下为公”和“民主、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思想，与乡里的进步青年创办《青年之声》刊物，宣传爱国思想。也曾与工农大众一起自发迎接北伐军。他曾是原张堰小学的校董之一，想尝试教育救国。在鸿英图书馆当《人文月刊》编辑时，图书馆因经费难以为继，他奋力奔走，举办画展，将收入全部捐给图书馆，救了一时之急。他的人品与才情受到了黄炎培等前辈的赞赏，黄任老特为他题写“求是斋”匾额。在图书馆工作期间，他撰写了《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一书，警示当局不要重蹈袁世凯的覆辙，填补了近代史上的一个空白，受到学界重视。黄炎培、沈若婴两位前辈为其作序，陈陶遗前辈为其题签。此书新中国成立后曾三次再版，而以中华书局版的校注最为翔实。

抗战爆发后，他对当局抗战不力，内讧不断，形势急转直下而痛心疾首。一首五言诗表达了一个中国文人的心迹：“今日此天地，何人起霸图。干戈争短隙，零落笑封胡。昔下杨朱泪，空期楚幕乌。我言初已尽，不肯便为奴。”不久他担任了金山各界抗敌会主席，为抗战尽力。他与邓散木先生一起举办“杯水书画展”，为抗战募捐。虽杯水车薪，却表达了

他们的心意。他还积极参加徐悲鸿先生为难民募捐的画展。蒋碧薇女士代夫回信：“白蕉先生赐鉴：前在沪滨，承捐墨宝，匆忙未能面谢，良用歉疚。昨日复蒙惠下大作多件，秀韵清丽，均非凡品。展览会得此，自是增色不少，而足下慷慨乐助之热忱，尤令人钦佩无似也……”他在上海将书画捐给慈善机构，帮助难民。抗战期间，他还与马公愚、汪亚尘、李秋君、周炼霞、冯文凤等先生为上海儿童保育会举办义卖书画展，尽一份爱心。

先生为人热心慷慨，虽常在“黑墨白米间两难”，但只要囊中还有，他都会尽力去帮助遇上困难的人，从不期待回报。好友蒋兆和先生的妹妹回忆道：“我哥哥的好朋友，人文图书馆编辑白蕉先生，他是个文学家，才二十五岁，他差不多天天和我哥哥谈天。有时也一同吃饭。但我哥哥的处境，白蕉是非常同情的，我兄妹二人的零用钱，也是白蕉帮助的。他还为我们补习中文。我到上海时，正是‘一·二八’后的一个暑天，学校已经开学了，而我哥没有一点收入，没人找他画像，万分着急，还是白蕉解囊相助，我才上了‘上海智仁勇女子高中’读书。”先生在世时从未向人提起此事，直到“文革”后，蒋先生的女儿蒋代平女士来沪看望金学仪女士，并赠送《蒋兆和作品全集》时才有所了解。

还记得有位印世忠先生，曾在使馆做俄语翻译。一次来沪看望白蕉先生，他对师母说，在其年轻求学时，遇到困难，是先生帮助后才有成就。我们这才知道先生曾帮助过他。

一九六五年，白蕉先生应邀去安徽讲学。回来后，口袋里有了几个小钱。当时画院里的一位画师，与唐云先生是同乡，生活窘迫。唐云先生与白蕉先生都想帮助他，可这位画师自尊心又很强。那天晚上在白蕉先生家里，他俩商量，如何让这位画师既不失体面、又能得到帮助，最后方案是：用高于其润笔的价格买他几张画。这位画师直到去世也不知

道，那次的画怎么会卖得如此好价，还一下子好几张呢。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文人。

抗战胜利后，内战爆发。一九四八年，先生回乡探母，县长为拉拢知名人士，亲邀白蕉先生赴宴，遭拒后强拉而去。席间，县长粉饰当局，遭先生痛斥，众皆失色。后被定为地下党，上了暗杀名单。新中国成立后，在文化局工作时，一位地下党员告诉白蕉先生此事。因解放得快，才未遭毒手。在先生看来，是党，是新中国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他热爱新中国，他看到了中国强盛的希望，对新中国充满期望。土改时，他在金山县土改动员会上作报告，带头把地契上交政府。在文化局任职期间，为党的一大会址的复原，为上海图书馆的筹建，为上海画院的筹建奔走不遗余力。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他认真阅读了大量马列主义著作，还在书上划出重点，做笔记。他是个善于接受新事物、善于学习的人，一个怀着仁爱的心去生活的人。

但到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期间，他的厄运开始了。因为提倡书法，被上纲上线扣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降职、降薪、降级，下放图书馆做管理员。作为劳动改造的一项内容，白蕉先生积极参与上海舞蹈学校的建设。在工地上，这位文弱书生，一天挑土下来，两肩上又红又肿又有水泡，金学仪夫人看得心疼，连夜赶制了一对棉肩垫。三个月的艰苦劳动，他一声不吭地坚持过来了。那时的他，面色黑了，胃口开了，人也强壮了不少，心情也开朗了。他体验了劳动人民的生活，他为自己实实在在地参加了国家建设而感到自豪，他认为这种改造是非常必要的。他对党和新中国的情感未受到影响，虽然仍戴着“右派”的帽子，但在国庆十周年时，一首七律表达了他只求国家富强，不计个人得失的心迹：“十年成就讴歌党，欲拟恩情海未深。环屋珠灯穷望眼，满城游客喜连心。漫看

花木宽心路，自认崇楼识旧邻。小驻昂头看尔汝，空中炮仗幻千型。”印证了古时的那句名言：“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但让他更没有想到的是，命运让他遭遇“文革”。高血压等病症，使他的病体已经无法承受污蔑、折磨、屈辱，甚至遭殴打所带来的精神痛苦的重压，不久就卧床不起了。一九六八年底，他被宣布定性为“四类分子”，取消公费医疗，每月发生活费四十元，并接受里弄监督。但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让他非常担忧国家的命运，即便病入膏肓，还是每天通过广播默默地关注着。一日，当他听到中国核战略导弹试射成功的喜讯，激动得老泪纵横，他对我说：“只要国家强大了，个人冤屈算不得什么，我愿意做一块承载历史车轮的铺路石。”我的心灵被震撼了，这样的人会是“阶级敌人”、“牛鬼蛇神”？这是他最后一次表达了对祖国的心迹与热爱。常人眼中，这种“苦恋”可能毫无价值，太“迂”、太“愚”了，但在我眼中，正是这种“迂”或“愚”，让他从容地为一生爱国划上了完美的句号，传统文化中重节操的美德在他身上得到了体现和传承。他完善了自我，到达了一个大境界。他将人性中最美的那一半——真、善、美，坚持到了最后。这是西方列强用枪炮撰写的一部中国近代史教育出来的一代中国文人，他们都懂得“没有国，哪有家”，他们都是“俯仰无愧天地”的君子。

就生命的角度而言，白蕉先生的结局不但不美，而且非常悲惨。因此我要说，有了真与善的前提而导致美的结果，是理论上以及在正常情况下而言的。这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孔老夫子思想的闪光点之一是仁爱，是真的前提。仁爱即使到了两千年以后的今天，仍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将来也必定如此。在当今太重功利的社会里，冷漠是一

种普遍现象，缺少的就是仁爱，缺少主动去思考生命的意义，缺少去体验人文精神的价值。一个人历尽挫折、冤屈仍能保持爱心，是难能可贵的。

就艺术上的真、善、美而言，白蕉先生对书道的真，用“酷爱”二字似乎还不够，从他的艺术成就与命运这一角度来看，他是为书道而生，又因书道而死的。用“书道”一词，我觉得更为贴切，因为书道是以书法为载体的精神体系，书法的形式美后面，有更为重要的精神内涵，这种内涵体现了作者的情感、思想与人品。它们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苏轼云：“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言有辩讷，而君子、小人之气不可欺也；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刘熙载《艺概》亦云：“高韵深情，坚质浩气，缺一不可以为书。”“凡论书气，以士气为上。若妇气、兵气、村气、市气、匠气、腐气、伧气、俳气、江湖气、门客气、酒肉气、蔬笋气，皆士之弃也。”

在艺术层面上的善，作为实践，方法论是核心。先生的思维模式，充分展示了他的悟性，他将敏锐的对艺术的感知能力，科学的学习方法，百分之一的天赋与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协调得很好。他的智慧让他高瞻远瞩，俯瞰艺术，找到了掌握艺术的关键点。他看清了艺术与人品之间的关系：人品是艺术品位的基石。他认为“艺是静中事，不静无艺”，“心好名利萦绕，则艺事扫地矣”，“书当以人传，不当以书传”。在《书法十讲》的前言中分析了“静”、“兴”、“恒”的重要性，在第九讲《书髓》中，详细论证了书法与人品、学养之间的关系。他这样说的，也努力实践了一辈子。他的成功，证明了他的选择是正确的。古人云：“书如其人，画如其人。”虽然书品不一定等于人品，但好的书品加好的人品，比之好的书品加不理想的人品，哪个更容易受到尊重也是显而易见的。

的。很多人都喜欢赵孟頫的书法，但人们在评论他的书法时，就常常有个“媚”字，而且其书法也确实妩媚可人，但“美妇非佳士”。因为这符合他的性格，他作为皇室成员却做了贰臣，节操出了问题，虽然富贵，没让历年来的评论家给予更高的评价。苏东坡屹立史上近千年，虽晚年境况凄凉悲惨，但至今备受敬仰，视为楷模。这不仅仅是因为后无来者的文才，更重要的是他的人品学养，积极乐观的处世态度，大异于世俗的韵味，不屈于命运的精神、气度，也正是这些因素造就了他的艺术品位，令人叹为观止。可见人品、节操能影响审美评判。人品与才情齐飞是理想的选择，这正是白蕉先生的选择。应了黄庭坚的《论书》语：“学书须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即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余尝言，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明代项穆《书法雅言》亦有云：“况学术经纶，皆由心起，其心不正，所动悉邪。……柳公权曰‘心正则笔正’，余则曰人正则书正。……正书法，所以正人心也；正人心，所以闲圣道也。”他还对“正心”进一步作了阐述：“故欲正其书者，先正其笔；欲正其笔者，先正其心。若所谓‘诚意’者，即以此心，端己澄神，勿‘虚’勿‘贰’也；‘致知’者，即以此心，审其得失，明乎取舍也；‘格物’者，即以此心，博习精察，不自专用也。‘正心’之外，岂更有说哉！”

白蕉先生游于艺，着重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选择魏晋风韵作为他一生的目标，一切都围绕这个目标展开。第二件是寻求表现魏晋风韵的笔墨技巧，适合表现晋韵的字的姿态、形貌、结体。他选择了离魏晋不远、崇尚“法度”的唐代切入，从欧、虞入手，上溯钟王，非常科学。他做的第一件事的结果，让他的好友郑为先生印象颇为深刻：“白蕉